

玄天神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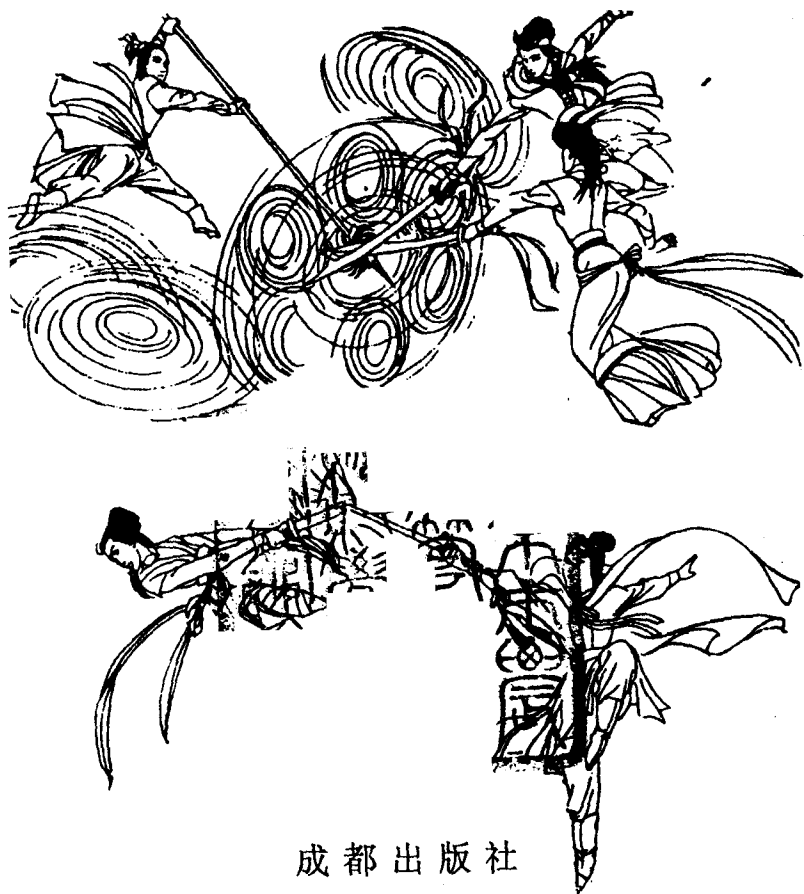
青云著

都出版社



玄天神劍

青 云 著



成都出版社

目 录

第一回	惊心动魄走官道	情深义笃结金兰.....	1
第二回	浴血荒山夺异宝	似水柔情救奇材	28
第三回	金山老叟传神功	幽灵堡主施绝学	52
第四回	女侠江底擒水贼	男儿洞中拜先师	78
第五回	天崩地裂惊魂魄	语重心长暖肺腑.....	106
第六回	铁鹰利爪灭活口	玄天神剑诛妖孽.....	135
第七回	上官龙运功排毒	豹子头聚力挥剑.....	166
第八回	鬼魂谷剑影幢幢	松林坡蹄声得得.....	196
第九回	惊世骇俗一尸魔	柔情密意两姐妹.....	224
第十回	黑松林群魔逞凶	黄土坑姘女动情.....	254
第十一回	游戏酒楼惊四座	钟情侠士醉孤心.....	285
第十二回	枫叶山庄葬火海	纯阳观主布剑阵.....	315
第十三回	观云子道院喋血	众侠士尼庵除暴.....	341
第十四回	显绝技狂徒命短	诉别离儿女情长.....	373
第十五回	斗恶贼石破天惊	争情郎香销玉殒.....	400
第十六回	东海三妹除五怪	北岭一剑破三星.....	429
第十七回	黑尸魔神功惊魂	玄衣女情天抱恨.....	454
第十八回	红蝴蝶误中毒液	黑无常险丧残生.....	476
第十九回	王员外扶弱济贫	上官龙解毒疗伤.....	503
第二十回	剑光闪烁生有恨	情涛震荡恨无涯.....	531

第二十一回	无为真人施毒计	有情丽姝动芳心·····	571
第二十二回	高山狩猎擒活豹	腹地探秘遇潜龙·····	589
第二十三回	三绝神尼罹劫难	九如心法通胜境·····	620
第二十四回	粉面毒狼遇厄运	出柙猛虎战群魔·····	646
第二十五回	柔情少女指生路	怪异神丐追少侠·····	681
第二十六回	儒林狂生收高徒	丰都使者克强敌·····	710
第二十七回	不了情正邪拼命	只为仇道魔争雄·····	734
第二十八回	锐不可当一少侠	胆小如鼠二老道·····	767
第二十九回	寻祸首少侠雪恨	助贼酋妖婆蒙羞·····	796
第三十回	阴阳判藏头露尾	落魂掌弄巧成拙·····	823
第三十一回	琴台少女操妙手	绛衣夫人归正道·····	857
第三十二回	离愁别恨儿女情	陈尸暴首魍魉仇·····	872
第三十三回	武当山为虎添翼	七煞针见血封喉·····	898
第三十四回	浴血荒山决生死	兰心慧质显英豪·····	924
第三十五回	缥缈嫦娥解倒悬	上官北冰念春梦·····	951
第三十六回	情切切生离死别	气刚刚龙争虎斗·····	980
第三十七回	中鸩毒群凶丧身	遇绝技枭雄亡命·····	1001
第三十八回	恶道阴谋能陷人	美女妙手可回春·····	1029
第三十九回	脉脉柔情震侠士	虎虎罡风荡武林·····	1058
第四十回	剑无虚发扬正义	情有所钟结同心·····	1089

第二十一回

无为真人施毒计 有情丽姝动芳心

在风河口，他准备了干粮，预定在山中逗留十日，沿风河直上。凡是有土民聚居之地，便打听这一带有否生人进入，或者有否眼岔异事发生。

那年头，平地上有开不完的荒地，谁愿往这鬼打死人，全是野兽天下的山区里栖身？走了一整天，连鬼影也不见一个，别说是人了。

晚间他到了岚皋场。那时，这小市集不过百十户人家，在山区里已算是大市镇了。

他已经恢复了褐衣流浪汉的装束，青巾缠头，除了身材伟岸，脸蛋英俊出群外，已看不出他是朱家湾那个蓝衣少年丰都使者了。

这小市集委实是小，除了每三天有一次赶场的热闹日子以外，平时冷清得鬼打死人，每逢赶场的日子，四面八方的人都往这儿集中，山中的产品都在这儿聚散，药材和兽皮，是最为吃香的物品了。许多来自汉水下游，和汉中一带的商贾，经常在这儿收购需要的零碎物件。

他到得不巧，正是散场的第二天，青石小街冷清清地，只有几个小娃儿在街上胡闹。

十月天了，山区与外界成了两个天地，白光耀目的冰雪随处可见，这海拔六千尺的山里，已进入严冬了。

孩子们停下了游戏，好奇地注视这个陌生人，两旁半掩的门缝里，不时伸出一张张朴实的村民脸面，讶然地打量这个闯入者。

他对身边一个年约十岁左右的孩子，蔼然地问道：“小弟，请问一声，这儿可有供住宿的客店么？”

孩子脸一红，害羞地摇摇头，一溜烟跑掉了。

“兄弟”站在一家草屋门里的一个中年人道：“请问兄弟是来自山下么？”他脸现微笑，朴实的脸孔十分可亲。

“小可来自湖广，因慕贵地大巴山之胜，不远千里而来，欲入山一观胜迹，请问大叔尊姓大名？”

“敝姓刘，小字青山，请到舍下稍坐，这儿并无客店，如不嫌弃，请屈驾将就一宵如何？”这人口吻不俗，不带丝毫土民口气。

他拱手一礼道：“多谢大叔方便，打搅府上，实感不安”。他举步向台上走去。

“兄弟别多作客套，山居化外之民，极少有山下清客枉顾，兄弟请里屋坐”。

“小可姓上官，名龙”。他坐下道“听大叔口音，亦湖广人氏，山居清雅，不知可有思乡之念么？”

刘青山捧上一杯清茶，微微一笑道：“我确是湖广人氏，只是入山已久，感到做一个化外之民，确比山下尘世纷嚷好得多，久而久之已不复作出山之举了”。

说完，反问道：“上官兄不远千里迢迢而来，欲一观大巴山之真面目，可惜！目下大雪封山，除了一些凶禽猛兽之外，已一无所有了，上官兄在寒冬进山，除了一探胜迹以外，不知还有

何贵干？如需相助，但请吩咐，在力所能及之下，愿倾力为之”。

“小可性喜山水，发愿不惜跋涉，四处寻幽探胜，心慕大巴山宏伟灵奇，故动兴一游，欲穷十日之久，入山一行，如大叔肯协助为导，小可感激不尽。”

“只要兄弟你有兴，我愿为前导，目下隆冬将届，山道时有被封之虞，故出入山区客商为数极少，本地三日一集盛况，须待明年初夏，方可恢复旧观。兄弟既欲停驻十日，区区愿尽一地主之谊”。

“大叔府上方便么？”

“哈哈！”刘青山大笑道，“我孤家寡人一个，大多数日子在山中胡混，正需要有人相伴。上官兄弟，你请稍坐片刻，我先至场主处一行，将兄弟留在本场十日之事禀明”。说着，自转身去了。

他解下背上包裹，放眼打量，草屋一间，分为内外两室，虽嫌狭小，但明窗净几，倒也收拾得十分雅致。外间壁上张挂着罗网，架上是一把沉重的腰刀，和一把锋亮沉实的三股托天叉，还有一柄约有两石的大弓。由壁间的兵刃和张着的几张老狼皮看来，主人定是一个臂力过人的好猎手。

片刻，主人刘青山满面春风，胁下挟着一罐十斤装的酒罐，大踏步跨入，朗笑着道：“兄弟，真巧，后天场主要到虎岭捕猎，本地的小伙子全得跟去大显身手，你可愿意跟我们一起去看么？”

上官龙雀跃地道：“那可好！托大叔的福，赶上了这场捕猎，可以一开眼界了！”

“别大叔大叔乱叫，把我叫老啦！兄弟”。

他放下酒罐，提起上官龙的包裹，又道：“先安顿了再说，

我已请隔邻李大妈呆会儿过来，为你整治几个下酒菜，我这人郎当惯了，乱七八糟一锅煮，自己吃不打紧，招待客人可不行”。

“刘大哥，干吗不娶个大嫂？”上官龙随他进入内屋，一面打趣。

他道：“孤家寡人，苦啦！”

上官龙本来不善言词应对，但刘青山那豪放热情的举止，直教他心花怒放，往日的阴沉暮气全丢到九霄云外啦！

“兄弟，你可不知光棍儿的乐趣呢！不必担心家累，不必日愁柴米，渴饮山泉，饥食兽肉，海阔天空，任我道遥自在，要成家干吗？哈哈！”

上官龙打住话头，四下里瞧，但见内室分为两个独间，一床一桌一椅，床上垫着一老狼皮，被枕皆备，倒也相当像样。

刘青山指着里面那间房道：“兄弟，委屈些儿，就在这儿安顿，不到之处请不要见怪，山里面一切因陋就简，将就将就，我到后面打点饮食，你可到外面坐坐，李大妈来时，我再来陪你吧。”

“大哥请便，小弟理会”。

他身无长物，只有那小包裹内有几件换洗衣物而已。他不畏寒暑，衣物少得可怜，其实他身上拮据得很，除了百宝囊中预先藏有的一二十两银钞外，所有的金银全放在朱家湾，所以日常衣食只能马马虎虎算了。

将玄天剑和两个革囊全放到枕下，在这儿他用不着提心吊胆了。放好包裹，缓步出室，却听对面厨房刘青山道：“兄弟，我必须先交代，这儿山区的礼俗，有点异于平地王化之区，所有的男女，全是豪迈率真的浑金璞玉，爱恨极为明显，千万不可矫揉造作，正应了处世无奇但率真这句话，兄弟须记住了。”

“是的，谢谢大哥关照”。

他正要往厨房内走，那面已传出刘青山洪亮的嗓音：“别来别来，我这点见不得人的手艺太窝囊。你且到外面坐坐，我就来”。

“可怜的刘猛虎，又得麻烦大妈了么？”这是一个老妈妈的嗓音，渐进内间。

刘青山撩起衣袖一头草灰在厨房内抢出，正好接着跨进内间的那个老太婆。她脸色慈和，笑意亲切，青布棉衫妆拾得清爽极了，稳健地踏步入内。

“大妈，就算侄儿麻烦，谁叫我这双笨手窝囊呢？”说着又向上官龙笑道引见道：“这是隔壁李大妈，兄弟快来见过”。

上官龙躬身一礼，微笑道：“小侄上官龙，游山至此，打搅刘大哥几天，并且劳动大妈，委实不安”。

大妈笑着道：“好俊的小后生，别说那些客套话，哥儿，山区一切不便，只是些野味烧腊之类，大妈的厨中手艺又马马虎虎，可别嫌弃就是。”

上官龙真诚地道：“小侄怎敢偏劳大妈？”

“你们聊聊”。大妈道，“青山侄外号猛虎，可别虎住了咱们岚皋场的佳客呢！”她笑着进厨房去了。

“走，兄弟，外间坐”。刘青山放下衣袖往外走。

俩人落坐，刘青山笑道：“咱们这儿猛兽甚多，本地的小伙子们都有两手擒兽的能耐，但真正敢单人独手进山的并不多。我因一无牵挂，经常独自进山，所以他们叫我猛虎，还说我是猛虎的同类”。

“大哥的托天叉，怕不有六十斤以上？能使这种家伙的人，叫猛虎不算是过甚其词”。

“别抬举我，兄弟，叉倒真有六十斤，兄弟的眼力真不含

糊，刚才看兄弟步履沉实，从容稳健，而且猿臂鹰肩，双目有神，不用猜，兄弟你两膀最少有五百斤臂力，别认为你的一双手像女孩子一样地洁白，就可以掩饰了你的行藏。来！这是两石弹弓，试一试好么？”

上官龙本欲隐住行藏，但既然人家豪放过人，而且又曾表示过参加他们后天的打猎，不露两手怎可令人放心？便谦虚地笑道：“小弟倒有几斤蛮力，但是否拉得开二石弓，很难有把握，大哥别见笑。”

他接过弓，装得像是用了十成劲，勉勉强强将弓拉满，挣红着脸放下道：“惭愧，这玩意小弟无可奈何，无可奈何。”

“去得了！”刘青山毫无心机地笑道，“咱们这里，能拉两石弓的人不算多，兄弟，咱们后天可以大显身手了”。

他面对这朴实豪迈的人，心里不大好受，他天性不惯扯慌，所以深觉不安，讪讪地道：“但愿不致令大哥丢人”。

这时，门外有几个小孩，不住向里张望。

刘青山突然压低声音道：“兄弟，我必须先告诉你，咱们这儿，女娃儿比男娃儿要强些，后天入山，将有几个妞儿参加，兄弟你是客人，也许她们会恶作剧作弄你，但请放心，她们都是善意的，兄弟，千万让他们些儿，但也别太驯顺，太驯顺了更糟，她们眼高于顶，最瞧不起懦夫。但愿你在这儿愉快度过这十天，不然大哥心中不安”。

“谢谢你，大哥，我会自己小心的，不去惹她们就是”。

“哈哈！这是不可能的”刘青山将声音压得更低道，“说实在的，这小小山区里，一百年也找不出一个像你一般英俊的男孩子，也许那些丫头会疯了！假使你想在这儿定居，我倒不用多费心”。

“是的，不须大哥费心，小弟身如行云野鹤，游踪四海，定

居？早着哩！”

“那么，后天你不可远离我的左近，分开驱赶野兽时，咱们走在一块就成，在这儿女孩子们都有点讨厌我，定居十年，已经三十出头了，却还无意成家，她们都说我是怪人，有我这块料在，她们将会知难而退。”

“大哥，这十年光阴，你竟然浪费掉，难道这里的女孩子都貌似无盐么？”

“哈哈，你可说错了，这附近三五百里的土场集镇，谁都知道岚皋的妞儿像朵花，岚皋的花儿不好摘”。

他突然向门外叫：“三丫头，进来！”

门外闪出一个秀美无比的八九岁小姐儿，一身青袄，一双大辫子辫梢结一双红绸蝴蝶儿，她那明丽的大眼睛顽皮地眨了眨，撇撇小嘴道：“要叫，叫大姐来，你神气啦！青山哥。”

刘青山脸一红，笑道：“胡说！就要你来给咱们的住客瞧瞧，看岚皋的妞儿是否像朵花。”

“去！你去向大姐说吧！”她一溜烟跑掉了。

刘青山哈哈大笑，强掩脸上红潮，道：“兄弟，你看到了？三丫头在本地还不算小美人，你能说咱们这儿的女孩子貌似无盐么？”

他心中有数，他已看出刘青山的尴尬，微泛笑意道：“三丫头的大姐是谁？大哥，这儿的女孩子都有点讨厌你，我没说错吧？”

“真不骗你”。刘青山一脸通红，“谁不知我刘猛虎一向不愿受人管束？三丫头的大姐……”

“想管你是么？”

李大妈捧着红漆菜盘，由内间跨出，笑咪咪地接口：“大妈从今后不管你的厨房了。告诉你连场主也在说你哩！桂姐儿

等了你六年，二十三岁的姑娘出不了门，天地良心，我大妈就
不服气，你要再往下拖，小心老天爷不答应哩！”

她将菜饭一一摆在木头桌上，神色一正道：“不是大妈说
你，全场的人谁不担心？万一，桂姐儿想不开，青山，你对得起
她么？”

刘青山眉心紧锁，一面打开酒坛泥封，啜喝着道：“大妈，
别迫我，桂姐儿对我好我知道，可是我是个没有轡头的野马，
喜爱独自闯山，万一有三长两短，大妈，我更对不起桂姐儿。”

“你呀！死心眼儿，什么喜爱独自闯山，什么不受人管束，
全是废话，还不是为了八年前那句话？小伙子们瞎胡闹，一句
戏言就当成圣旨，咱们这段山岭里，哪儿来的猛虎？一辈子没
遇上，你不是要打一辈子光棍？简直荒谬！”

刘青山垂着头，没答腔。

大妈加紧进攻，迫着问道：“是吧？大妈说到你心眼儿去了
吧？”

“是的”。

刘青山大概已无退路，只有正面答覆：“没有一张虎皮摆
在新房里，我绝无脸面娶桂姐”。

大妈叹口气，摇摇头走了，一面道：“大妈也知道，相信桂
姐儿也知道的。岚皋场的男孩子，都是言出必践的好男儿，你
的苦心，我们都原谅你。可是，办不到的事儿，怎能作准呢？”

大妈转入内间，刘青山倒满两碗酒，颤声道：“兄弟，别听
这些泄气事，你我虽是初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四海之
内皆兄弟也，我敬你一碗！”他咕噜一声，将一碗酒全喝光，伸
手又去倒酒。

上官龙喝了一大口，伸手按住他，正色道：“大哥，难得你
我一见如故，不把兄弟当外人，你慢些喝，听小弟一言成不

成？”

刘青山突然放手，苦笑道：“兄弟请说”。

上官龙提过酒瓮，替他倒了半碗酒，他坐在客位，可以看到门外侧三丫头的一只秋水明眸，随即问道：“大哥，能说你誓得虎皮的经过么？”

刘青山慨然地道：“那是八年前的事了，桂姐儿的大哥杨定山，和我同庚。咱们共有十余个小伙子，都对桂姐儿种情，那天打猎回来，三杯老酒下肚，不知天高地厚，竟当着定山兄面前说：咱们岚皋场近三百年来，从没有打过猛虎，假使谁想娶桂姐儿，定得用虎皮挂在新房内，咱们共有十余个小伙子，竟然乘醉议定了，可是八年来，谁也不曾见过猛虎的踪迹，到哪儿去找？唉！”

“那些小伙子们目前怎样了？”

“都成家了，绿叶成荫子满枝啦！”

“你为什么不成家？”

“我……”

“别我，说吧，大哥。”

刘青山吃力地说道：“我爱桂姐儿！我非她不娶！”

内间里传出大妈的一声深长叹息，门外三丫头飞快地走了。

“大哥，情天不是恨海，俗话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你不会失败的，相信桂姐儿终会等到那一天”。

“兄弟，那是多么渺茫的事呀！”

“这大巴山乃藏龙卧虎之地，深山大泽中定藏猛虎，大哥神力惊人，打个把猛虎岂非易事？难道这儿竟无猛虎出没么？小弟未敢全信。”

“有是有的，三百年之前，这附近常现虎踪，但已绝迹多

时，山中猛兽委实为数甚多，七尺以上的巴山猿人，三丈以上的巴蛇经常出没，千斤大熊亦到处横行。怪，就是不见猛虎。咱们活动打猎的地域，仅在二百里以内，再往前走，不死在猛兽之吻，也会迷失在远古森林内，或者被瘴毒取去性命，早些日子里，咱们在云雾岭北三十里内，曾发现虎迹，也许那儿有虎可猎着呢，唉！”

“为何不去呢？”

“什么？去云雾岭？”

刘青山惊恐地道：“千百年来，谁也不敢接近云雾岭三十里以内，否则不但有去无回，而且永远难避那来去如风的瘴毒所袭。云雾岭西北百余里，也有一座高入云表的高峰，叫大峰山，那也是最险恶的所在。据说，不但那儿的猛兽群集，而且有山鬼木精一类异物出现，我怎能往那儿去呢。有一次我曾深入十余里，眼见一个奇高奇大的黑影，两手吊着两只千斤大熊，飞快地一闪不见，吓得我几乎大病半月之久”。

“那是什么地方？”

“云雾山，那东西准是鬼怪，可惜他行动如风，没看清他是怎么个唬人怪像。”

他心中一动，想：“看来云雾山定然隐有奇人，也许三位师姑的行踪，可由奇人的口中问出，我得冒险一走”。

他心中打定主意，随既用安慰的口吻道：“大哥，你会如愿以偿的，也许咱们这次出猎，可以碰上离开云雾山猎食的猛虎。”

“但愿如此，兄弟”。刘青山目中隐现光彩，举杯相敬。

他晚上独居一室，练功两个更次，然后躺在狼皮榻上，计算着深入云雾山的种种可能困难，最后沉沉睡去。

一早，上官龙起身打点，刘青山已在隔室吆喝了：“兄弟，

暖锅里有清汤竹鼠肉，咱们先喝上两碗暖酒儿。今早大家在场主家中聚会，商讨入山路径，和打猎所在，在会中要每人露一手儿，不够格的人不许跟着去呢！”

“那小弟准去不成了”。他若无其事地说。

“正相反，本地小伙子都欢迎客人参加，凭兄弟你可挽两石硬弓的身手，准可受到最隆重的欢迎”。

上官龙刚一出房，刘青山已经准备停当，他一身狐皮短装夹裹脚，皮帽儿压额，一见上官龙只穿一身单衣，脸蛋儿白里透红，只道客人受了寒，惊叫道：“兄弟，你怎么这般大意，山中奇寒，躺下了够你受的，天呀！快穿上衣衫”。

“大哥，不打紧，小弟未备皮裘，这点儿还受得了。”

“唉！你简直自找苦头”。

他一把将他拖入房内，又道：“你那包裹小得可怜，准没备寒衣，我这儿有，你的身材比我雄伟，但仍可将就。”

不管他是否答应，硬将一件狐皮外衣给他披上，找了一顶狼皮风帽和半统猎靴，迫着他穿戴。他无法拒绝这位热诚主人的盛情，只好领下了。

两人就厨房火炉旁，喝了三碗暖酒，饱餐一顿，谈些打猎见闻。

他在白鹿岭随金山老人学艺，日与奇禽猛兽周旋，在山谷随血影神魔一年，更与异兽珍禽打交道，所知比任何人都多，但他不是多话之人，只静静地听，不时发表些无关宏旨的浅见，表示他并不陌生而已。

当日影刚欲升上东山之时，镇南响起一声声牛角长鸣，震荡在长空里，刘青山一拉他的虎腕，道：“场主在召集我们了，咱们走！”

两人踏着厚厚的积雪，向南便走，所有镇中房屋，都是三

五成群散聚各处，只向西有一条较为像样的小街，乃集市交易之地。转过两处房舍，迎面撞见两个一身裘衣，难辨男女的人，但皮风帽下，那双清彻如深潭的大眼睛和远似秀眉，樱桃小嘴，不用猜，准是两个绝色美人儿。

刘青山似乎一怔，但瞬即恢复常态，含笑点头道：“大妹二妹，你们早！”

“刘大哥早”。俩少女同声道。

“兄弟，我给你引见杨家大妹和二妹”。他含笑向姐妹俩道，“这是本场昨日刚到的客人上官龙”。

“客人来到本场，一切简慢，先生休怪”。姐姐说。

“打扰贵地，且蒙刘兄亲切照料，铭感五内”。

“少掉文吧！兄弟”。刘青山豪放地叫，又向他引见道：“这是杨家大妹，芳名月桂”。又指右面少女道：“这是二妹月芝，大妹和二妹不但是本场丽人，而且是名猎手之一，曾经搏杀过三百斤斑豹一头”。

“大哥，你……”月芝含羞地说。

“二妹，大哥说说不打紧，杰兄弟还以此自傲呢！”

“大姐，你看他，这张缺德嘴”。月芝脸泛朝霞，仍向姐撒娇，但掩不住她脸上得意之色。

月桂含笑注视着刘青山，目光中闪耀着海洋般的神秘，只看得刘青山手足无措，他拉着上官龙就走，一面道：“二妹，大哥这张缺德嘴，杰兄弟可称为金口玉牙，大慈大悲观音大士的佛旨呢，不信你可去问杰兄弟”。

上官龙一听月桂两字，已知昨天所说的桂姐儿，就是这美丽的姑娘了，不期而然地对刘青山神秘地一笑。

南面是一座宏大的院落，二层大楼俯瞰着一处大草坪，草坪中有兵器架，箭道，练拳脚的沙袋木桩等等。草坪四周，散布

着二三十名浑身皮裘的人，分不出是男是女，但由身材的高矮中，可以测出他们到底是男是女。

刘青山大踏步在前领路，一面对上官龙道：“咱们先见过场主，然后再见见这些兄弟们”。

他们所经之处，人群纷纷向他俩集中。刘青山笔直走到大门外石阶下，向一群人当中的一位全身裹着裘衣的人，躬身为礼，朗声道：“二叔，兄弟向你请安来了”。

上官龙早得到刘青山的叮咛，岚皋场的场主叫彭奇士，是个年届知命的慈祥长者，但身手之矫捷，仍胜过不少年轻人，他排行第二，所以子弟们不是叫他二叔，就叫他二伯，更小一辈的干脆叫二祖爷。

他上前恭敬地长揖到地，朗声道：“小可上官龙，偶经贵地，欲逗留十日，以一观大巴山之真面目，昨日已请刘大哥代为先容，谒见来迟，二叔尚请原谅”。

彭二叔急忙下阶，把他端详片刻，突然呵呵大笑道：“青山贤侄昨日曾将客人的仪表风华一再在老朽面前备加赞扬。只怪老朽愚昧不明，未予全信，想不到今天一见，果然是仙露明珠，人间俊杰，托个大，我叫你一声贤侄”。

他转头叫道：“孩儿们，见过上官贤侄，日后你们可亲近些”。

阶上下来了四个人，三个是彪形大汉，一个身材娇小，全裹在狐裘内，四个人点首为礼。彭二叔一一引见：“这是小子彭英、彭真、彭雷”。又一指娇小的人道：“这是小女彭珠”。

三个彪形大汉抢上前和上官龙握手表示欢迎，但当他们退回去时，相互扮了个鬼脸儿，笑了一笑。原来他们是不怀好意，在握手时全用上了真力，但他们感到对方那巨灵之掌，柔若无骨，毫无着力处，却又似有无穷的潜力，毫不着相地卸去